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明定山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景字孔易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方建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卧林遂號卧林居士遷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浦浦家焉父諱詡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



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于正統二年丁巳十一月十二日爲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竒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峯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艱丙申服闋不起復超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

五鑑理其敝廬邵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于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閔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子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邵子所謂行墨因調姓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其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而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

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二月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奉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

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御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今來自特旨其敢不行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最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

賢矣李但唯唯子會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
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
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弘謂
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
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日到任十二
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
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
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溪
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

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
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
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先是江
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覩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
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間當盡所言矣張公
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
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而有言亦爲魯齋所惜也先
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
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
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善觀先生之詩者亦

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瀟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卽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

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但一狀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必不罹清谿之恐使清谿而不恐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

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審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
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十二年己未
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二月二十日塋定
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明君昉請祀于鄉賢祠子男
五曰會曰全曰介曰全曰俞全俞先亡女三長適尚
書張公瑄猶子織次適僉憲石公淮之長子柱又次適
憲副王公弘會介詣南雍懇甘泉子曰知吾考者白沙
白沙之門則子也非子莫可銘吾考者二十有八年未
之銘若待子也銘曰峩峩定山四方之望薄雲不雨奄
望偃偃雲中之隱哲人頎頎維以奄望維以狐疑蟄彼
龍蛇出而見毀龍蛇之毀龍蛇之否孰惑龜山孰惑下
惠三黜何傷孰知遠意定山不頎哲人不萎後有作者
觀銘于此

明故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古菴先生墓誌銘

正德嘉靖間常郡有二儒焉在宜興有紀善周子道通
在武進有黃門毛子式之道通從甘泉子遊以式之交
于其泉時人莫之知誦曰二儒者二聾也甘泉子曰人
之所以爲人心爲大耳目爲小夫盡江之南其耳能聽
者奚啻萬億而二子者獨不聽于耳而聽于心其過億
萬人遠矣故二子相友善不能相聽則書几以語道通

卒後三載爲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古菴毛子卒
訃聞其泉子爲位以哭其子詮等捧其先友大司馬徐
養齋子之狀來乞銘稽狀古菴憲其先世出河西因仕
寓常之武進高祖曰福四曾祖曰智祖曰文明父曰勣
勣去儒爲郡功曹官石窟巡檢卒焉贈兵科給事中配
卞氏贈太孺人生寶及公公生而淳重不群篤志疆學
以禮記知名庚午以邑庠生鄉試亞魁應天辛未會試
復亞魁禮闈賜進士出身拜刑科給事中尋上疏開廣
言路優納忠直疏大臣之附中人勢而爲姦者某人某
人內外肅然又以身病諫曰臣任耳目之司實乏聰明

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蓋欲以此諷而悟
主也病痊復除兵科上議機宜以守爲經戰爲權乃陳
八事以作癢弛陳十二策預備兵馬以戒北虜憂深而
慮遠矣見災異水旱爲陳民隱六事則保治安振綱紀
任老成正士風固邦本修武備其至矣其繼上者則恤
困窮備蓄積惜人財崇節義重風教寬刑獄其切矣及
奉使荆湘見洪水漂沒民居又極陳死徙瘡痍之狀其
詞意懇篤矣人或危之則曰吾黨言路顧宜默默以蒙
耻耶以忤旨罰俸不爲少沮三載秩滿遷禮科右抗疏
諫武廟幸其肅建儲嗣惓惓然惟宗社之憂深矣

武廟回鑾先賜近臣探幣公䟽辭不受因謝病歸 今
上即位遂以耳病乞休嘗痛父卒萬里外感念遺言矢
成厥志揭其堂曰永思以不及祿養終身不食重味置
義田以養三族設義學以教禮義置田宅以存故師子
孫之貧使迎養其母備衣棺爲送終具凡莖歛婚嫁其
鄉之窮者若干家遇歲大饑曰吾詎忍如某也某也之
幸災閉積以牟厚利者遂輕息貸人人爭先償之置社
倉社學惠其鄉閭救災恤患以成禮俗與人交以信凡
有期約雖風雨寒暑弗爽士大夫過者必禮於其廬而
寃其學又曰平居無事惟靜掃一室曰三近齋前言往

行必書座右默坐沉潛晏如也其學以不欺爲主以恕
爲用以克己爲功夫自謂二十餘年褊性不能盡除臨
終沐浴整衣冠移就正寢日暝以視其手了了而逝所
著有諫垣奏草三卷古菴文集若干卷所編名臣奏議
道南錄先賢錄各若干卷若先生者真可謂勵志篤行
君子矣其平生踐履篤實昭融可以匹休先哲貽範將
來也已其甘泉子曰信乎哉養齋子之知古菴乎由前言
之細行具矣由後言之大德本之矣嗟嗟古菴其可復
非耶昔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所感深也古菴子兩過
我於白下一同遊於善權相與論學而感於心告陽明

子日吾諒焉吾適得甘泉子隨處體認天理學而得力
焉至矣雖復有聞茂以加矣俯仰今昔慨相知相信之
難而感生死交義之重其可以噤言辭銘乎子男七長
誠次詮次誠次訢次諧次訪次諷誠詮訢皆太學生誠
邑庠生皆先公卒諧訪諷皆側室某出夫以公之德乃
單孺人皆先公卒諧訪諷皆側室某出夫以公之德乃
僅年六十有七而使其所學未竟其志嗚呼天乎詮等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於某村之原啓先孺人兆
而合葬焉銘曰於乎曷爲乎聰明曷不于其耳目而于
其心心通于天天理渾然神理藹然人理粲然以莫不

全嗟古菴君可以與於斯曷不足於力而足於年於乎

明故徵仕郎右給事中東泓薛君墓銘

銘曰曷曰良知天知地知曷曰良能天地成能曷以致
之學之問之思之辯之篤之行之曷謂之之有物於斯
執天之機六德之輿東泓子之能東泓子之知不忘不
助所行不疑后有求者考此銘詩

鄭王兩生墓誌銘

庚子秋甘泉子奉 詔還山入朱明洞四方學者雲集
婺源方生瓘王生元德從婺源而來鄭生經哲自潮而來
無何各以喪以病而歸方時素於濛濛以子敦十九日

世身文集卷之三十一
九
之卒來訃葉春芳之子夢麟於平山以世迪初三日之
卒來訃皆十月也甘泉子飲泣而嘆曰嗟夫世之便佞
刻酷殺人利己盜貴富而享永年者比比若二子者皆
口若不能言行若揮地而履之恐傷一草踐一蟻然而
凶短折若此何在彼皆天之君子在此者皆天之小人
耶何報戾其施也夫世迪者以若考東溪翁之賢教養
夙成簡默不嬉獨立流俗毅然自力畢姻明日就傳弗
室偕伯兄經正同舉于鄉與舉人周孚先約不會試岩
居陰那畫粥相勵及從學甘泉子于金陵則又一以翼
振斯文爲已任下視一第直微塵耳惜也不幸齋志而

沒沒時謂應元曰死生晝夜人道之常吾其審矣遂卒
於乎可念也夫若夫子敦者家無甌石之儲而不以累
其心從予於金陵口不能道其言言不能盡其意其於
富貴利達則眇之非義之得則避之若將浼已焉俛焉
孜孜惟日不足援筆動數千言與方氏子齊名於時而
竟不得一試貧賤凍餒而早折以死臨死獨呼母及師
而無他言焉於乎其亦可念也夫夫以二子之志之堅
定如此向使延不即死則必有成成已成物羽翼世教
以利國家所以託區區於無窮者豈可涯哉而不幸皆
早世又皆一時死於道路焉則又惡得不重予之感悼

也昔顏子卒夫子嘆曰天喪予天喪予所嘆深矣夫子之嘆非嘆顏子也嘆已也嘆斯道之不行又不明也嗟夫夫子汲汲皇皇周流四方豈爵祿之牟哉爲行道也而不得一行焉歸將以裁吾黨之小子而顏子首科又不幸早死則斯道匪直不行也不明也此夫子所以嘆而傷之也然則予於二子之同時而卒其何能忘情於懷耶雖微周生克道之狀鄭氏子一寧之請吾猶將銘之矣銘曰鄭年不惑王年旣立同月而逝能不憫惻知天之理知死不亡同歸大化噫亦何傷

明故西山居士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潮有桃谿真隱者西山子周子孚先卒于壬寅五月十有六日其冢嗣光陽以訃至且請銘其泉子哀焉仰天而嘆曰於乎天乎於乎傷乎去年失王子子敦鄭子世迪今年又失吾克道天之生賢哲人不數而志道者亦不數數子者生之難志之難其人之君子矣其果天之小人乎何奪之速也問卒也何言言以病不得從夫子也又問卒也何言聞隣有哭者強疾漫筆詩曰東隣人哭死西舍哭死人有病卧其間如何不自憐自憐亦何爲死以反吾真日月有望晦草木有冬春榮枯理則然何必重酸辛蟬跡壽且暮吾年已五旬但念生理順勿

惡死歸根將終之日衣巾出正寢哭辭其母親戚弟姪
咸在凡所藏之書籍器物皆分以與之所服之衣各分
之奴僕然後迸去婦人得正而終焉其泉子拭淚而嘆
嘆曰於乎克道克道其克知死生晝夜之道矣乎克道
昔從予講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勿忘勿助之旨其終不
負矣乎夫道一而已矣知死生晝夜之道斯知進退取
舍之道知進退取舍之道斯知愛親第長之道知愛親
第長之道斯知敬祖睦宗之道知敬祖睦宗之道斯知
尊師信友之道夫死生進退取舍愛親第長敬祖睦宗
尊師取友其道一而已矣或曰克道舉於省魁人皆曰

才矣乃退居桃谿之野閉門不出公門不履自月庭之
師潛齋土齋之外足跡不及三徑誓不春闈隱居求志
將以終焉茲非進退取舍之道乎或曰克道事直方府君
以孝事母蕭以孝就養無方服勤不懈出入必告步履
不忘愛第恩至教子義方非孝敬慈愛之道乎或曰至
孝祖考致祀必謹直方完廟繼志竭修置田贍嫡香火
是供非敬祖睦宗之道乎或曰初從月庭繼遊其泉曰
生我者父成我者師人皆叛去君終不渝涇野東郭汝
德游從舉程姚友僮僕皆疫人不敢近曰於我殯扶柩
同歸大風幾覆畧不悔懼茲非親師信友之道乎夫斯

五者人道之紀也皆自忠信不欺一念中來也夫孔孟之道忠信而已矣克道優爲之而天不壽焉世之欺心喪志倍道以媚權者徃徃永年以致大位而克道秉志不回之死不忘乃年僅及知命是天果無意於斯文也已或曰克道祖梅叟梅叟裔出濂溪故梅叟今配食潮之濂溪廟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十九日配楊氏子三人長卽光陽次光命次光鎬爲之狀者潮高士吳月庭先生嚮之銘曰嗟余觀之世間有志者之難卓然而立者之尤難於乎西山世迪子敦表表三賢甫及二年淪沒後先柰之何哉吁嗟乎天

明故福建兵備副使易齋鄒君墓誌銘

於乎此福建漳南道兵備副使鄒恢才賢易齋先生之墓乎其啓冢嗣東廓子守益之聖學師於陽明公而前輩子其泉子乎其泉子八十矣老而好忘東廓子託以銘易齋之墓蓋再託而再忘焉無已則寓問于東廓子曰吾老而好忘子第再詳先大夫德行而吾俾墨鄉書之可乎東廓子曰吾鄒固宋閔公季子裔也在北則幽州范陽南則由宜黃徙永豐而安福也至先君坦易喜怒無留故曰易齋夢多驗人問之曰心之虛靈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直夢寐乎先公性

寬洪率直不立機阱與人交明見肺腑當言面爭不少
媿媿親受學于劉忠愍公就正於栗菴入朝遂代師席
病學者不探經傳大義而務剽陳言教諸生窮極根本
而黜其竒袤爲學者依歸凡二十年游於門者彬彬向
用稱一時師友之盛督學黃公仲昭謂公曰孔子與回
言終日而論語止二章何也先公曰問仁者天德也問
爲邦者王道也內聖外王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公
矍然凡六試不偶以弘治乙卯領薦明年第進士試工
部授南大理寺評事取兩辭反覆審訂無厲色多所平
反有勲貴子干法公怒杖之數十其人號曰獨不念其

先人乎公曰汝知先人何爲不善民有張姓無子其婿
詭謀後之公曰當立族人子丞攝寺事主婿公以禮爭
丞悟從之及奉孝廟十五年災異修省之詔上疏謂刑
罰失中下召人怨上致天變 陛下祇畏災異與群臣
交修實政此古人側身修行之心也必律例協中則刑
罰可平而天心可回下大臣議以三事著于令又奏廣
聖孝以定典禮也其言曰臣聞先王制禮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漢文以日易月孝子之心終所不忍邇者太皇
太后賓天節該太監陳寬傳奉聖旨服制雖遵遺誥朕
心哀痛未忍盡從古典每月朔望暫免陞殿百官常服

於奉天門朝參遇節令免宴百官不必穿紅聖節千秋
節地行慶賀禮各王府并南京及在外各衙門預行文
書去俱免差官赴京禮部知道大哉皇言一哉皇心何
純孝也臣願益隆聖孝外則遵遺誥而總理萬幾內則
復古禮而終制三年著爲定典傳之萬葉此誠酌古今
之宜百王不易之法也又言顏路曾哲孔鯉顏淵曾參
孔伋之父也今文廟在子居正殿配享之位而三父乃
列祀于兩廡豈仁人孝子之心議者欲於文廟之東或
魯之闕里別建孔子父叔梁紇廟以報育聖功德以顏
路曾哲孔鯉配則功德以報尊卑以順一聖三賢之心

始安乞勅內閣會同禮部議定服制廟制播告天下行
之不疑其應泰陵求言之詔也上疏曰臣聞堯有敢諫
之鼓舜有誹謗之木皆欲聽於無形求于未有廣聰明
以防壅蔽故唐虞之盛萬代莫及 陛下臨御以來屢
下求言圖新政理臣竊謂憲綱固紀綱風化所關其中
出巡相見儀四條御史與方面等官相見東西對坐指
揮知府等官問荅之際不許行跪近者御史出巡自爲
尊大方面之臣非惟不敢對坐而旁侍甚於九卿之屬
官知府等官非惟不敢不跪而奔趨甚於官長之下吏
吏部慮天下之賢難知惟御史出巡歲報揭帖以廣聞

見公正者舉劾必當或有假揭帖以張威福顛倒是非
扇揚氣焰而欲士氣不掃地得乎凡監察御史巡歷但
知有司守法奉公庶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姦貪廢事
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
發烟瘴地面安置往當御史巡按回朝都察院考覈一
曰稱職二曰稱職豈謂無一失職者乎臣願陛下嚴加
戒諭務遵憲綱相見禮儀違者與方面等官一體治罪
及巡按回朝著都察院會同吏部覈其揭帖所舉所劾
允合輿情則奏請復職不次擢用果有挾私則依巡按
失職發烟瘴地面安置則人心知警舉劾自公矣初當

先公在大理寺也有游士過士夫邀之宴中時十六人
輒譁曰某八元某八愷公愀然曰何物鬼怪君厨之號
洛蜀之黨陷阱可蹈乎作詩誚之晨列臺寺其黨縮舌
走未幾逆瑾專政以奸黨錮士君子迺曰先見先見云
先公服闋除漳南道兵備時逆瑾用事方面官率入幣
以辭公執不往曰吾平生目不見權貴安能爲衣食俛
首未數月瑾誅公既病上疏乞歸猶曰臣孰觀今日之
事始由劉瑾專政天下之官進退死生皆出其手莫不
畏懼奉承科歛請謁由是民聚爲盜 陛下亟以大法
處斷天下莫不欣躍想望太平臣願 陛下籍劉瑾所

積銀兩解散有賊地方以克糧賞以其所斂之財消其所致之禍此誠轉禍爲福之機也上杭舊有土巡檢捕盜有功其後反爲民患或與賊通官欲易之恐其煽黨生變公立千百長各有曹伍而默於其黨立壯有才者爲千夫長咸聽號令于官有事則更召率屬分隸巡捕於是其權始分奸不得逞道例日有廩食二千錢費出里甲公曰吾以二僮赴任耳吾民膏脂將安用諸下令減十之七比公病日有禱于東平王祠者大帽山諸處各賊據窠流劫三省先公期必滅賊以靖民榜招脅從者三百名口六月擒斬劇賊僧秉瑢號鐵拐仙等一百

五十餘名顥明年擒斬賊首余從鐸等一百五十餘名顥其後擒獲鍾惟興等一百二十名而公以病歸矣歸四年有白金綵幣之賜先時公以六月病風痺即欲致事爲上官所留十月病復作遂上章乞歸不待報而行巡按御史劾諸朝下吏部冢宰石淙楊公笑曰人有官不肯爲必病勢迫切不然亦急流勇退中人何以劾爲東廓子又曰先公初筮仕即推田以予二叔質斌致政復買田百畝以供祭祀凡祭必躬莫不以疾止嘗歷舉邑中數事訓子弟曰某以忠某以清白纓綬相照某以婪淫不獲歸于土守益八歲侍先公北上即口授濂溪關

閩六君子贊及吳草蘆自警詩曰此斯文正脉也每至經傳天理人欲之辨及諸史治亂興亡之機反覆教誡曰必明於此然後可以自立益夙夜不離側者又八年歸而舉于鄉先公曰毋北姑令積學也適母憂居及先公自京入閩而益也北試南省離違稍久鐫誨諄諄猶在耳也曰我日老矣立朝之本忠厚爲先清忠勤頃刻勿忘于懷人生苟不立節義雖狀元及第如某尚不足道况下此者此心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易放肆自然日就規矩敬之一字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吾兒其以予言存心東廓子又曰吾靖齋府君諱思貞當紅巾亂爲

家所推保障鄉族民不流離於先公爲高祖靖齋生樂山府君諱克修樂山生竹坡府君諱仕曾咸謹厚有聲竹坡生毅軒府君諱思傑性狷介公之考也以公貴封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而歐陽孺人封太孺人制詞有曰居鄉尚義夙敦長者之風有曰禮儀夙成勤儉兼至毅軒老病不能就養先公節約奉甘肯先孺人躬蚕歲遺衣服踰年而府君八十以終未幾太孺人亦沒塋祭以禮先公娶母周氏封孺人邑西橫龍望族公所行孝友率先意承之無難色掌脫簪珥爲三叔克聘淑慎儉約終身如一日待妾王氏曲有恩意下至臧獲舉得其

歡子男四長即守益娶嘉溪王氏次守明守蒙守壯尚
幼女三長適刑部主事嘉溪王珍次適橫龍周增次幼
未聘孫男三義羨幼善公生以景泰甲戌六月十二日
卒以正德丙子十一月二十八日塋以丁丑閏十二月
一日地在雙江口公所自一云甘泉子曰吾聞之無其
善而言之曰誣誣親者不智有其善而不言者曰隱隱
親者不仁東廓子固仁智人也其言可徵信矣乃誌而
銘之銘曰紇生仲尼以仲尼聖功與天竝叔梁因顯萬
世無窮聞先之功鄒氏父子互相發焉益也有言子子
孫孫無替初服以永道脉

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
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黃久菴公之狀
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
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非公莫能狀公狀
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
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

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
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
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
達秘湖公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
友善仕爲廣東叅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
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夫水土之積也厚則其生物
必蕃公具有所本之矣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
人夜夢有天樂網緼導赤子乘雲下昇公乃誕焉是名
曰雲後因神僧言之遂改今名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
其異人也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

齋聖人可學之語遂有志焉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
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
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嘉靖丙
戌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其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
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其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
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
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
良知之說其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
宗旨也而人或捨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
矣故其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

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
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登進士試政工部差督造王
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適符少時之夢蓋兆
之也歸疏邊務朝政之失聲譽偉時論授刑部主事審囚
淮甸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
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彰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
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離遠萬里甘泉子
爲別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
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
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

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
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
惡爲善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
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甘
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
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
有以爲竒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
百務具理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陽
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儻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
廠右儻居之時講於大興隆寺而久菴黃公宗賢會焉

三人相惟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
兩草亭湏復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
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甘泉子還期
會於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
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於龍江關尋遷
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
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之功用兵如神甘泉子曰是舉
也雖有大司馬黃晉谿之知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
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以待不時之出迅雷呼吸之間
又能以身先士卒而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

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蓋公
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
鈐兩不報未幾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
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分攻
七門遂除留守之黨封庫府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
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
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
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旣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
附焉而又先與后擒有流言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
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然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

永護之耳於大吏同列不亦愧乎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異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爲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耳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於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於豐城聞顧泌告變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

制其尾而又取據省城絕其輜重與歸路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已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於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叅乎其間也公丁父憂四方從學日衆或迎忌者之意致有僞學之劾又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得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勅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徹防兵解戰甲諭

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
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
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
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
叅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
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
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
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非破巢之功
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
之岑猛盧蘇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

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
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而以病陽明焉
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事竣而請歸告病病危矣
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懷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其泉子
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
之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
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哲人
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
同志者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又菴公爲之狀六

年而後就慎重也其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
觀厥詳於狀也銘曰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
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
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
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
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
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卧治
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於同
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大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
涖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

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異子
徃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逆心事以
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
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怙隱
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
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几厥操
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贈承德郎應天府通判龐公侶梅配安人林氏重

修墓碣銘

於乎此贈承德郎應天府通判侶梅龐先生配贈安人

林氏之墓乎所謂忠信傳家者乎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主忠信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泉子爲之說曰禮即道也忠信與道一也非二也忠信以言乎其心也大道以言乎其理也存是心即有是理主忠信時已是大道非由此至彼而二之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者何主忠信也此聖人之學也及其至也至誠無息是故忠信而不爲聖人者有之矣未有聖人而不忠信者也曷謂忠信曰心學也中心爲忠實心爲信五德之貞也勿忘助無將迎故心中心中故實也斯人也

吾嘗求於北得一人焉曰涇野呂子柎其人也吾嘗求於南吾得一人焉曰弼唐龐子嵩其人也涇野少宰不幸死矣弼唐方判南京兆以貶贈父母易其墓號寓書來求銘其泉子曰焉有八十二翁而可銘人之墓哉無已則嘗與之游而考其世矣考曰鸞字廷瑞號侶梅居士克勤儉親耒耜執芸糞茹茹蔬節酒食孝以養親和以待物怒不見色妣即林氏性亦勤儉溫慎慈婉搏節以待歲時之費婚葬之供款曲周悉貸濟小大克相拓家幾百其晦其泉子曰善哉考妣合德忠信肇其蓋弼唐子其有所本之矣此其大都也若其細行存乎家狀

大德存乎褒章括而表之存乎銘林生成化庚寅卒正
德辛未十一月二十日公生成化丁亥卒正德辛未二
月十二日侶梅父隱林日以忠母陳氏祖曰祖蔭曾祖
曰裕皆有隱德銘曰南海渚樵之墟佛山之陽弼唐廬
樵降神產善人媿德丁亥配庚寅考穎悟文倒誦禮義
以起孚鄉閔勤以儉家乃贍忠信爲田禮爲斂耕隴雲
釀甕春竭力上堂壽二親直解明大義精小學小學風
以行妣三遷孟光賢齊眉舉案如主賓慈而溫儉以勤
搏節饒裕濟困貧相夫子家道起祖產幾百獨倍蓰妯
娒親三族仁內外雍雍無間言外政嚴內政寬陰陽合
廟捧褒昔揚閭里忠信傳家可學禮

錢心漁先生墓銘

銘曰錢塘渾渾越王之根峻于高旻有其隱淪爲心漁
君毋貳爾漁毋貳尔心心漁兩忘而獨行其身與物混
混而其志獨駁駁直追乎古人貧賤不戚戚貴富不忻
忻此非緒山秋官之嚴親表忠具越王之後昆乎良知
闡闡良心之真愛敬之至至于無垠達之天下通于鬼
神誰其啓之維水有源誰其謁之銘之斯文四千險途

嗣來其泉

嫡孫敬先墓誌銘

此古蒙子敬先孝君之墓也明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
叅贊機務其泉子若水之嫡孫也生而蒙不識一字不
妄一言純默自如故號古蒙子生嘉靖癸巳七月一日
卒嘉靖己酉十月十四日僅年十有七歲娶何氏未四
月其泉翁曰此承嫡也凡子孫出於祖宗一人之身耳
不謀於親亟取天閨次子名曰壽曾入承重時何氏有
遺腹於次年庚戌三月十九日得一子名曰壽魯以己
酉年月日葬于其泉都小華山子癸向之原銘曰讀書

萬卷不如不識一字巧言萬中不如一言不僞混沌未
鑿復歸於無作號曰古蒙如玉在璞不識不知何愧何
怍

明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程齋盛公墓碑銘

於乎斯惟明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公程齋之墓乎端
明其諱希明其字潮之海陽其世家贈奉政大夫左春
坊庶子燕翰林院侍讀其考贈恭人許氏其妣由鄉貢
授廣西柳州融縣知縣致仕奉養瀚其子遺姪生員達
造天關而告曰瀚也不幸吾考程齋公以庚戌七月十
五日卒距生庚寅九月初七日年八十一未究於上壽

惟吾考生而符夢遂以命名聰敏自天能知前生事四
歲誦孝經論語十三通五經補庠生戊午舉鄉元壬戌
舉禮闈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丁憂不起
復逆瑾作威革職瑾誅乃起授翰林院檢討疾乞歸起
取赴京念母求外補授浙江按察司僉提督學校聞太
宜人訃奔喪士子依之起擢南京尚寶司卿改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以經筵註誤改尚寶司卿陞南京
通政司右通政秩滿加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尋陞南京
太常寺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南京糧儲
以人言致仕而歸築室東山爲終焉之計家居十餘年

長孫若林中戊戌進士猶不通京書已而方士以丸藥
愈疾因求其方乃秋石所製者得法且上聞大學士嚴
公介溪遣承差齎騰黃御劄移書云蒙旨問公姓名今
安在此人可起來用奉旨訪之得報具本以疾辭吏兵
二部各差官賚銀表裡奉勘合馳驛趨程促到京扶疾
朝見陞禮部右侍郎免朝參事事以便咨訪專一調護
賜圖書爲密奏用因顧問進攝生集要以清心寡慾爲
致中和之本蒙旨嘉納云朕特召爾來專爲上奉天時
保燮朕躬云云吾考舊疾作中使往來咨訪就床叩謝
蒙旨溫諭御劄有云朕惟道契之交不宜一以嚴義拘

今承天眷啓朕衷思保父母全與我者特召爾來京居之則吾爾與群臣不同又諭云爾年高今後係密對緊關者手錄餘等類不必書名密封以入賜飛魚章服賜御製秋石詩吾考廢和奏上蒙溫諭自奉旨免朝參事事在邸舍人罕見面乙巳引疾上疏給假乞歸蒙旨慰允給驛南還賜銀五十兩至家緝室園中獨居八月與顧公俱陞工部尚書謝辭蒙旨勿辭病愈即赴京供事以副朕待丙午二月趨程八月初一日到京謝辭不允賜銀六十兩改禮部尚書辭不允五月進萬年金鑑推明自古聖帝明王傳授心法祈天求命之要八月進求

壽真詮蒙旨嘉納八月加太子少保謝辭不允至己酉年八十矣奏乞放歸田里奉旨准致仕至家復遣謝恩賀 聖誕賜銀表裡五月遣姪齋本進賀 聖誕六月十五日得疾越旬自知不起語瀚曰得再召起真得竭忠殫誠庶有益主上詎意不能遂願命也乃具本謝還欽賜圖書七月十四疾革瀚與次子若樹在侍驚惶公正色云我年八十荷朝廷寵遇夫復何求所恨者平生學未得據益當宁耳不言家事十五日卒壽八十一噫哀痛可言又曰吾考也視禍福吉凶遇之坦然不動聲色家居自製玉華巾野服蕭然自得與田夫野老未嘗

不以禮接款語終日不倦卒之日遠近號泣登仕幾五
十年前後乞休者十疏吾考也教人先行後言謂性命
之道乃生人之本率性盡倫乃自人之身學問不過資
益節文喜著述有書一千五百卷呂涇野謂得出入義
黃之道至易簣不妄一語惟睜目顧左右而已其獨知
獨得之道又非不肖所能盡述也惟先生賜之銘以光
于後以明晚年出處不得已之意焉甘泉子曰知父者
莫如子觀東伯之狀則公之德義學術可徵矣至謂晚
年出處之意則公自知自信以俟百世而不惑豈假人
之言哉孟子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之不遇

夫天下遇而已矣或以夢遇或以卜遇或以詩遇或以
賦遇或以九九遇或以不龜手遇遇之時大矣哉莊子
曰不受天損易不受人益難程齋公睽於前而遇於後
一人之身而遇否頓殊豈非數乎獻璞三刑當面蹉過
明珠暗投按劍相待大夫能薦人於王侯不能使王侯
與之大夫何則命也獨吾於公以不事事爲幸以調養
聖躬爲道臨終之憾猶有遺忠焉人比之李泌大遇寵
異與帝同車而不事事雖無大益於唐衡山岩壑若有
遺憾者然終以自免則公之善終之深意也一片閑雲
閑往閑來何榮何辱何有何無焉與公俱化矣予病耄

不能文謹因來狀而銘之于石以告後之人知愛敬此墓也其詞曰雲朝出乎玉華暮歸雲乎玉華雲密不雨鄴侯同車一日觀化乘雲上天何其嗟

逸士謝葵山先生墓碣銘

於乎此吾友謝葵山之藏也葵山名祐字天錫廣州府庠生奔去從遊白沙先生于江門聞混淪之學自林南川外惟葵山獨得其指曾從石翁遊古勞葵根山石翁詩曰手拍崑崙歌沈寥虹橋月下拜相邀謝生卜築葵根宅纔到葵根怕路遙天錫遂結廬栽茗爲生曰吾不猶多於雲卿之屨乎安貧樂道糟糠不饜腹布襪不掩

脛甘泉子與之詩有曰短襪度玄冬其貧如此晏如也天錫生於甲寅年六月初八日終於丙寅年九月二十日一子宗濂云被人謀絕初甘泉子不肯會試者將十二三年矣天錫勸之駕乃因母命赴禮闈辱上第天錫病遺詩四首中有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見真元處又曰相歡不盡言君歸我無口已而果然可哀也甘泉子奉使安南爲正德八年癸酉十二月親往葬之葵山已酉向之原至嘉靖癸丑十月則甘泉子致南京兵部尚書事已十四年矣遺守墓古真福天祐代奠之天祐者少服侍白沙先生七十以上不忘

舊也甘泉子既將龕公神位與陳清江同祀于白雲尚友堂時侍食于師側蓋二君皆無後也予哀之遂修其墓而誌之墓碣系以銘曰於乎公乎求志于葵精神在于葵予藏公體魄于葵維手植茗于葵白縣帖福祀于葵於乎瞻葵之陽山高水長公在宇宙死而不亡

明故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惟茲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何公之神道乎其家嗣今南京工部侍郎孟春之所廬墓者其在茲乎少師西涯李公之所爲誌者其在茲乎所爲賦陟望去母宜

人十里而近者其在茲乎發不盡之意南京豐功曹坊之所爲狀者其在茲乎粵稽諸狀說爲公名商臣其字世家于燕泉居于梅溪號曰梅岩越宋出于廬陵從于東廣爰及于元都統聿來鎮茲彬桂厥孫九三肇定彬宇高祖德翁敦厥行義曾祖仁海隱德是嘉祖考義堅肇膺鄉貢同知合州施有惠政贈戶部主事祖妣袁氏追贈安人厥繼鄧氏寔膺顯封惟考曰俊奉政大夫雲南憲僉督學雲貴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曰廖氏厥繼李氏並贈淑人惟公生于辛未卒于弘治癸丑五月十有八日年四十三配李氏封太宜人子男二人

長卽孟春次日孟旦女子一人適崔侍郎子士彥孫二
長曰仲方國子生次日仲平日惟成化庚子惟公發解
于湖廣先是樊御史英素奇公及監湖試拆卷未乃得
公釋之謂人曰奇才不可使小就至是果得解元卽圖
省親于南部或曰盍且歸榮乎則應之曰吾豈效得一
雋揚揚夸州里者哉遂擢辛丑進士人曰可以知其志
矣然則公之出處其在茲乎曰按察君遊宦于外公方
弱冠事鄧安人克孝赴提學修誌之命及永聞鄧病亟
告以歸至則入棺七日矣或告之棺不任體則請曰叔
父易之叔父不易必貽後悔崔君克明義人也嘆曰人

有孫如此忍不副其志耶卽爲易之按察君歸奔廖淑
人道卒公聞計卽徒步逆喪于長沙足盡裂廬墓孝感
芝生其側李少師誌稱之曰清謹重厚遇事有力曾戶
曹曰自立有基積種有地然則公之行義其在茲乎曰
公所素惜有佳硯或觸之折于地公恬然不動色然則
公之雅量其在茲乎曰惟公稟夙穎長于屬文嘗聽人
讀黠鼠賦至言出於汝而忘之則笑曰言殊不始予瞻
問之曰此晉鄒湛對武帝意也或疑所謂黃頭取土勝
水其義何如公曰漢人謂擢舟者曰黃頭郎黃也者土
也以上勝水蓋倣諸此耳然則公文學之博敏其見於

茲乎曰惟公初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侍郎何公見所屬
獄曰吾曩監湖試重子文士耳乃又長是邪是故知其
能矣核獄順義兩豪爭田事涉中貴剖折罔避是故知
其節矣有飲姊家歸而疾腹姊謂之曰毒也養子寔飲
汝遂訟養子病者死死無毒驗公廉其隣知姊寔後生
子憾搆養子遂釋之是故知其明矣遷員外郎總閱法
司奏牘閱奏牘惟敏山西民王良李悅假佛惑衆潛表
通胡御史奏坐以反公閱卷曰反必連從且罪當孥此
雖通胡不果至宜論謀叛止死耳竟用其議活孥從
數十百人是故知其惠矣人有見殺于讐訟及其外親

兩人情狀微睭公一窮治之事遂白民間盜發邏者執
一人曰盜也公鞫之乃舊館人嫌新遷他居者故嗾爲
之卽出焉是故知其察矣遷郎中階奉議大夫時法司
條例紛沓何司寇命公修之兼總節適法比以宜是故
知其才且辨矣周指揮某也出其妻有國公之弟怨之
誣以殺人囹東廠行奏下之法理公白何公以故或曰
東廠意殆不可忤公曰顧可以法媚人乎卽具以聞
上遣中人讞于朝如公言或曰君議行矣公愀然曰法
不自吾輩主持而得之闈宦是任嬖幸之漸也吾輩與
耻焉何議行之云是故知其正矣奉勅南畿凡錄囚者

六千有奇上讞者餘三十多所平反揚州邏人與一商
一醫有隙覘商與江右人賈于外獲羸歸遂上其毒人
取財而連逮醫織當之死公折曰曼陀羅華能迷人盜
貲不俾至死是尚有萬一人心必不擠之江若擠江湍
急必不可救死矣江右賈固未死耳且購毒藥者必不
告醫以殺其也醫術藥取羸既殺人必不告邏者邏者
云何詞遂服儀真人犯夜禁脫走執者追之剗其脅瀕
死謂兄曰殺我者長而髯兄訴逮直更同巷人長而髯
者公曰同巷人獨不能言其姓名乎後果得真剗脅者
斬公曰生木根

株無有證迹且木枯相似安足據以殺人滅死民告劫
盜三人獲其一有司拷窮其二急則以弟足數盜死公
鞠得之遂原其弟民相鬪追至敵者家敵者閉門推
門墜稚女死墜門下論死公曰彼從外焉知門內有
稚女又豈意門墜非故殺殊非聞謀旁擊者比奏矜之
廣德饑民貸穀弗與而群奪之坐強盜株連四百餘人
公矜其情請許自首償穀且杖遣之皆泣拜而去歡動
州境蒲田彭公代何公爲大司寇尤噐重公令兼攝他
司有民家罹焚告宿隙者放火公察其誣反坐之時他
司亦有宿隙而放火者坐放火者公曰迹類情殊故擬

以情異何相悖焉是故僚輩咸服其公矣惟是八者公之政事其在茲乎曰惟孟春癸丑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文學政事在在有聲挺節抗疏極諫大禮調南工部時論是稱初梅岩公爲進士嘗夢擊諫鼓鼓無聲其傍一人曰公勿擊公子當擊擊則人衆象馬皆驚至是驗云然則公之位不滿德而委趾于后昆者其在茲乎宜揭文于道以示來者其詞曰彬嶺嶙嶙燕泉云云有哲其人于茲降神維茲哲人裔都統君四十三年六美咸臻出處有倬行義中倫亦弘德量亦博其文施于有政克裕后昆維茲六美庶善是軌爲清爲謹爲敏爲志爲正

重厚爲能才智維以順孫維以孝子

明通奉大夫湖廣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地方兼廣

東按察司副使陶公墓道碑文

惟公厥姓陶氏厥諱曰魯厥字曰自強厥號節菴厥族西廣之鬱林厥宦由考蔭肇丞廣之新會縣遷知厥縣遷廣州府同知遷廣之按察僉事遂遷厥副使遷湖廣按察使遷厥布政使兼故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厥考曰成由典史歷泐按察副使死已巳金華葉賊之變景廟嘉厥忠義乃命官子魯厥祖曰本可厥高祖曰永泉而始于三十六府君也惟公承新會方弱冠廣右徃

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香山順德庶頑胥興效
尤黃賊胥響應胥劫殺無寧日公召父老于庭誓曰賊
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若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
若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厥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
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厥土分殊死戰別寨分
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
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生記
曰往年西寇之來憑凌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
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吾民丘壠以

完室家以安鷄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
至于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
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公練兵于暇日兵
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向無敵其兵之行兵
不與知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封檄令至期乃發發
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
兵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數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
則急取之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殄無能遁
者嘗與公讌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
不知其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于左右其行神速不及

知也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
廷瓚劉公大夏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爲友後爲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者也其狀曰公肇莅新
會民尚梗化効黃蕭養所爲結營寨肆靈以禍東土公
單騎詣賊闢諭禍福招爲良民新興陽江陽春邇賊危
困則率義勇保障民以安堵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
賊巢一邑以寧九載當蒲去父老乞留擢知新會縣事
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用康風俗丕變總督兩
廣都憲韓公雍以公功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
整飾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于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

古霍詹事曰百世之功也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以
護胸腹而西賊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又成城吳川
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于高涼百姓凜凜委性命於
豺虎之林公專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東之民倚
公爲命及築城之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
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司副使仍奉璽
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江田
州之賊剽掠毒靈于西東者討而撫之諸賊讐公害已
於是劫其鬱林焚其誥命毀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于
朝乃命公徙籍于東廣公憤不顧家益勵討賊之志又

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
前賜以金綺錫以誥命榮其三代陞湖廣布政使兼廣
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公自丞至布政使凡
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
州諸凡斬首惡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
散向化人一十三萬七千有奇巡撫鄧公廷瓚疏其功
于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入人且深若得魯父子相
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兵
隨魯殺賊以繫兵志以激有功上可之下兵部覆官荆
民錦衣左所百戶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除寇賊化之

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卽請置從化縣遂
建厥學平陽江賊卽修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卽請置平
恩縣遂修厥學修電白縣學平新寧白水卽請置新寧
縣遂建厥學修厓山三忠祠以祀宋死事張陸文諸賢
修忠勇祠以祀從征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
忠義也於是民父老爲思德之碑公沒三十餘年國子
生何相上言欲正公祀典于忠勇祠而凡爲忠勇者從
祀焉公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亦爲之起敬而
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因應隨機初無
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竒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

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云
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初五日卒弘治戊午八月十四
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楊氏封宜人贈淑人繼陳氏封淑
人子三長即荆民淑人陳出次梁民次雍民皆側室出
孫男出於荆民者二曰鳳儀曰鳳翔塋番禺龍眼里鳳
儀謁予爲墓道碑文予既嘉公功敬述所聞而撰次之
其辭曰邈邈長沙厥裔伊遐作牧八州分陰是嗟楚楚
鬱林南北交森遂發忠烈死事蘭陰忠烈有子三廣是
紀肇跡新會文武宴喜乃有輔城乃有溝荆乃有分寨
乃有援兵疇觸我蕃疇犯我邊西東充斥我民晏眠貳

守廣州氓以攀留令行禁止用淳化偷廣憲之念亦跡
湖廉載轄厥邦兵符悉蕪誓言行師機神如疑東西遐
邇讌僚莫知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田諸戎孰予敢侮
兵將相知心指弗違所向無敵因應隨機請開帥府于
梧要道坐制兩省如臂交護運籌如神如士作文疾雷
無迹竒生筆端公之長技長鎗是藝勿逐勿放維以節
制總于執頑二萬一千厥敷六之奪虜化殘韓公鄧公
兩奏公功天子曰俞褒官以崇天子曰魯年衰而老繫
兵恩信宜官厥後百夫之長以延世嘗有子荆民領兵
隨向天子曰噫賊讐爾西劫廬焚諾先塋以繫命籍于

東以避其鋒公用感憤誓以身從凡奉璽書三廣是都
東西底平湖南晏如予豈殺云化之皇仁普興學祠咸
與維新貽猷厥孫言行恂恂無忝爾祖在武亦文

明故贈南京禮部尚書文修公方齋林先生神道
碑文

維嘉靖十有五年丙申七月十二日方齋少宰汝英林
公不幸五十而卒于留都官舍貧無以爲斂其僚其泉
湛子其年友鍾石費子哭之哀各以棺以幣斂賻焉訃
聞于朝下有司議奏若曰林文俊以弱冠發解于閩辛
未舉于春官試于大廷選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

武廟實錄遷右春坊右贊善進經筵講官庚辰巳丑兩
同考會試一主武試游擢南北國子祭酒以身立教其
宣力既多其守已極潔其講讀劬勞有年如准以例贈
官塋祭蔭子及謚以示異數禮亦宜之制曰可其贈南
京禮部尚書塋祭如全給例其蔭子宗翰入監肄業其
謚文修初翰林擬謚曰良曰恪上曰未稱其德欽定今
謚近代未有之懿也或曰林文修公何以謂之脩也職
方程子曰大哉皇言斯名其稱情矣哉惟公清脩之行
自身而家而朝始終一致其可知也文德少嘗從受舉
子業仕也嘗侍史館知之詳也謹有狀具惟公祖于光

州固始五季入于閩籍于福清宋則承事郎曰國鈞子
曰充曰褒師事宗人艾軒倡明正學登進士第于紹興
間授充南安司戶叅軍褒尤溪丞稱孝廉先生七傳至
茶鄉茶鄉生子子生個個生誥廷諭號朴軒是爲公考
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加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
妣張氏贈孺人加恭人考妣咸有懿行其所本之也公
生成化丁未二月二十八日有異質過目成誦家貧閱
書于肆盡得其大義多聞蓄德文行卓卓丁卯會校選
首八閩之士遂發解于鄉是則公之學也惟公豈弟和
厚外無邊幅內無町畦無言人過無念人惡無貴賤賢

愚無或弗敬此則公之德行也其在身者也丁未選進
士選翰林僦屋以居假乘而出衣冠必取簡朴冲然閒
淡通顯二十年如一日堂名力本曰朴軒公之遺爾後
之人也是則公之質素也始爲史官以家貧迎朴軒公
張恭人就養與配朱恭人勤儉靖恭左右孝養無違水
菽是歡務得親心巳亥張恭人逝執喪哀毀扶柩南歸
終制奉朝議公起復之官壬辰朝議公卒于官邸執喪
哀毀如喪恭人是則公之孝敬也公以進實錄所得賜
金置祭田與同祖者均業買山爲義塚殯其親戚之無
歸者恤其女兄之後而爲之嫁娶焉明其姻族之貧無

養者歸其猶子貴英之流落湖南三十年者使得葬其親完其妻子是則公之仁惠也其在家者也惟公外和而中介不俯仰權貴人或擠之外補賴受知于上乃止仍署篆司經局庚寅凡四推終及公遷南京大司成範人以身而人信之飲人以和而人畏之于時監之貴游子弟希躡資叙者一無所容時諸生有遇盜稽程將粥子以贖罪于法司者公惻然欲代之捐俸吏議卒免贖奉詔命校刊二十一史躬帥諸生讐校無間夙夜不數月史成上獻上喜示輔臣曰此非林文俊所刻書乎是則公之公勤也公嘗再疏乞休上慰留之有學行可取

之稱又明年改北監仍充經筵講官模範益慎啓沃良多癸巳三月上再視國學釋奠先師禮畢命師儒坐講公從容進講元首股肱明良之義天顏怡懌賜衣二襲甲午擢南京禮部侍郎乙未改吏部署篆百爾明慎吏人悅服是則公之事業也其在朝者也一日左脇患疽忽語人曰吾數厄在申殆將死矣鄉士人爭爲請禱公止之曰命也奈何浹旬竟以卒卒之日諸縉紳莫不嘆泣鄉人若喪所親部庭栢樹爲之枯焉是則公之知命正終也或以告於其泉子嘆曰懿哉學脩之積也文修之備也夫孝敬修之基也德行脩之實也質素脩之地

也仁惠脩之弘也公勤脩之著也事業脩之發也知命
脩之終也夫君子有此八者可謂備善皆其大者也若
識其大者禮宜揭之神道之碑於是少宰鍾石公爲之
懇焉公平生遺文有經筵講章方齋存稿若干卷男四
長卽宗翰次宗直次宗煥次宗禮女三人孫男三人其
詞曰壺公鬱兮降生神懿文修兮毓清直溫其如玉兮
疇滂磷正而通兮儒之珍天弗慙遺兮一哲人莫與後
時爲相臣嗟予攸期託空言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誕于新

會惟育成于妣旌節林氏惟生于考琮樂芸之旣卒樂
芸生于渭川渭川生于東原東原生于判鄉惟夫子有
生乃異始讀孟子志于天民二十年舉于鄉二十有七
年罷于禮闈從學于吳聘君聞伊洛之緒旣博記于群
籍三載罔攸自得旣又習靜于春陽臺十載罔協于一
乃喟然嘆曰惟道何間於動靜勿助勿忘何容力惟仁
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
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
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
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

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茲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天壺梁生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不在心其無忘助矣問體認天理曰惟茲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生敏也子何不之講曰

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而禪矣甘泉生曰夫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克塞流行於無窮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惟歲丁亥遊于太學祭酒邢公爲之彰譽一峯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從學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

之薦其才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
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
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
授翰林院檢討不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
不荅夫不辭以嘗繫仕籍也恭君命也不行達可行志
也不荅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
其正焉耳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
二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葬之于主峯越二十有一年
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知縣梁生景行

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庠生鄧生德昌湯生雋太學生趙
善鳴處士梁生景孚黃生昊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
二人景易也先折惟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
吉至以累子若水等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
日改塋皂帽峯下聞于憲長汪公鏞以聞于巡按謝公
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爲助之白金總鎮韓公慶聞而
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典史賀恩義官
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塋事乃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
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
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

者也夫自然則誠矣是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人哀之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二焉孔孟而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戶競出異言渾渾濂溪有沿其源一爲聖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焚焚天篤夫子握會之元沂程而周再復渾淪溥博淵泉直指本體挽漓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抹世可謂元勲念功考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明唐府紀善進長史俸靜菴周君墓碑銘

周子道通卒于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執友黃

門古菴毛先生狀來乞銘古菴狀曰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考欽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興寢不怠稍長從仲兄衢授尚書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萬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淳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群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公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召耆老詢利弊門設二筭署一日疏通民情一日願聞已過立十家評以弭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砌常平倉以

備賑恤酌邑正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爲永
式俾榜堂左刻遵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政啓鑰頌訓
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耳疾銓司改邵武教授其教
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友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先
生祭田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銳重
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乙酉進唐府紀善屢以
正學啓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疏又上修德裕後
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
祿養母閱歲念母老假使符歸省越庚寅藩府以檄來
徵母命之艱勉復任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

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衝心志通明
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廖聞
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王誄
之曰天奪藩珍上下哀傷配趙氏有賢行千里扶襯來
歸哭臨如禮予一有徵女四孟適儲官仲許聘庠生尹
志伊叔未聘季許聘江陰朱某將以卒之又明年甲午
十二月某日窆某里新阡君資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爲
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爲入道之機已在
庠從願山吳先生學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
亟往受業聞求心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

天理去人欲爲下手功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
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
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米子榮輩質疑陽明問荅
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
學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
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辯錄暇則
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歛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爲
世通儒咸相交往予辱道義切磋甚久來書畧云學以
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功夫內事
目也凡學湏先有智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又云

來講學湏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已規模大畧夫君
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
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
事時亦只戒懼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
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湏史離又何脚
踏不實之患時巡撫陳公延予與君主道達書院教事
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克廣之士多興起又闡
敬一箴爲會極約聞陽明喪與同門黃子雲淡倣先哲
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
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諭於諸同志所謂知行合一

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諸平實行履純固庶
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不顯前謨當大有
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其泉子論曰昔鍾期死伯
牙爲之破琴顏淵死孔子以爲天喪予師友相知相遇
之難尚矣予觀毛黃門古菴先生狀其亡友周紀善衝
道通之行詳焉是故于遊于陽明訂于新泉知行博約
究其指歸知其學矣於萬安邵武聯屬會友遵道之刻
唐錄之編知其教矣尹于應城設筭求言立甲彌盜知
其政矣新泉問辯會極投壺橫渠井田知其志矣啓王
正學定志脩德親近正人知其用矣其泉子喟然嘆曰

昔孔子告哀公以顏回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一
若吾道通者四十七而死世豈有知道通好學而短命
者哉人或以道通聾疾而易之夫天下之不聾者不知
幾萬億而其心之不聰老死不復有聞乃真聾者也若
夫道通聾於耳不聾於心古有之者徐仲車其人耳又
曰道通昔在辛壬之歲因其兄醫士衛見予于金臺予
爲祭酒於南都道通又舍官歸省從於觀光之館講於
新泉精舍師友切磨於嘉會所至今規條在石予每視
之惻然道通不敢背其師而忘其言然其真心聽受以
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至於

體認天理求大中不踰之矩入自然之門立的於勿忘
勿助之間今則已矣安得起道通而與之究竟斯義哉
因按狀感慨而爲之說系之銘俾刻于墓道銘曰於乎
生之難學之難成之難奈何乎天於乎道之通道之窮
窮之命也夫奈何乎道通

追封彭城伯漢中壘校尉劉子政先生墓表

惟茲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侍御馬
子宗孔請表之其泉子曰久矣吾之不託於言也雖然
以子學聖人之道茲以風于鄉之人吾惡得而勿表諸
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子之徒各成諸質是

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
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說爲縱
橫爲詞章政事之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
爲記誦是故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余讀
劉子政傳或疵其爲僞黃金以迎主好溺于休咎詭謀
上變踏而幾進爲德行之疚頗異焉然而究極六藝洞
窺陽陰星曆之紀其博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學之流
與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觸物連類沛若懸河
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與元帝之初自以
未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屢折而不悔與望之堪敵同

心輔政別邪正忠讒之分明用舍治亂之原成帝之際
危言禍福極陳法戒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
安其濟屯傾否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茲三
者是亦不足表之以爲勸乎蓋子政裔出於楚元王元
王之學出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
門人馯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
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亦可以爲成人後之君子有子政之長而去其蔽以變
化於大道如百川支流之會同于海淵淵其淵矣吾是
故表之以詔于後世

明故襄府長史南川林先生墓表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微
其道明者其行絀是故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白沙
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任明道
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一人而已
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二十年玩心於神明默契乎大道
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
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
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無相干涉者前
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

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
說方各各有落着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
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個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
勿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
言則精而行絀矣先生事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
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于家庭孚于族鄰聞于巡撫巡
撫朱公爲勸駕焉中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于兗州再

補嚴州所過上習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說而重以
身教化舉業之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
本薦進監博學者宗之進學有解教胄有辭士人就矩
緝紳考德拔爲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懾奸佞清
宮禁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既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
故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
也吾何爲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有
爲貧之仕者而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爲而去諸斯
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絀而道明矣其泉子曰夫
道體用一原者也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夫聖之爲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即用可以觀體矣即用可以觀用矣即用之全可以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蓋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特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醫學訓科次時表鄉進士能繼家學從予遊語予表于墓石

明故醫問先生戶科給事中賀公墓表

於乎其斯大明有道醫問先生賀公之墓乎其考孟員妣郭氏世有陰德于遼之廣寧義州者乎其厭俗學之牟利而慨然以古道自任聖賢自期者乎惟義之比而進退取舍以之而確乎不可奪者乎其陋記誦之知而一本諸躬行者乎先生之歿塋餘二十年而未有墓門之表有子士諮謀於諸弟謁甘泉子之文于京師發閱月而士諮卒夫訪之固能世先生之學者以鄉進士薦入京不願仕上疏千數言而歸甘泉子賢之矧先生之學崛起東北忘勢受善拜白沙先生易友爲師有撤去

舉比之風予甚慕焉表其可以辭狀曰先生諱欽字克恭弱冠魁山東成化丙戌登進士第爲戶科給事中期盡言責曰是豈竊祿者書宣尼鄙夫之訓于壁故於不可者常率僚長以言不言乃自言言無不盡非義之餽一芥不受雖義受之母濫凡科中新進者率盛席以禮其舊僚先生曰朝廷奢侈言官諫之言官奢侈烏能諫君吾惟以菲饌備禮而已矣成化四年旱災抗疏上言應天修省當以實心修實政今所行皆虛文也因遂自劾求退不允初見白沙陳先生于京邸嘆曰千載真傳其在斯乎先生非吾友也遂請以師事辭則固強之肖

省其像謝病東歸有爲留行者先生曰進以禮退以義耳違恤其他遂行歸則杜門潛心進修德業時瞻白沙先生之像而企慕之以致羨墻之意白沙先生謂之曰爲學須靜坐以祛紛擾使此心凝定然後讀書應事無不明達謂今之士者止以名節結果學負其資向上一步其誰進之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悉取古聖賢經書以次優游涵泳于中非弔喪問疾不出也或來從學則謝之曰師道非徒誦說已也吾惟自治

不暇何暇及人蓋先生靜居數年精思默識反身實踐
雖與白沙先生相望萬里而心神交契如共一堂每一
展像宛乎如聞警欬儼乎如接神明也嘗曰白沙先生
天資高見道易先得其本原而後學其節目吾人無白
沙之資且自小學做功夫以漸而上達庶有資級可循
守然後爲善學白沙也先生才雖高而能以虛下人雖
內蘊德美而自視若無以故聆言者起敬接顏者誠服
凡文武官僚之寓遼與往來過其境者未嘗不禮於其
門得其緒論淑諸行事處家則篤孝友厚宗族行四禮
遠浮屠一遵朱子之制其教子弟必習定省設溫清宗

禮讓禁爭鬪爭鬪者子弟雖直必以右于鄉人於是鄉
人感化舊有慕浮華事刺繡妨紡織害風俗者悉爲變
革一歸本業子姓納婦則先諭之有如此者乎否有則
非吾家婦也於是悉禁之以爲鄉人先問喜教童子曰
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宿學舍則命諸生習溫
清定省之禮曰弟子之職也其事師長能如此卽其事
父兄于家庭亦如此也復作歌詩數章俾朝夕歌之以
知焉已爲人之辨觀朱子白鹿學規則曰經書之機括
總要也於小學書則曰是日用之規矩準則也由是洞
規小學之教盛行於鄉邑而俗儒詞章訓詁之習一爲

掃去嘗論爲學曰處俗必當尚志論天下之治必曰本於君相知學學者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蹶實喪事末節而飾空文耳弘治改元內閣大學士劉公吉薦舉人才以先生爲首乃除陝西叅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分守漢中府地方賜之璽書假以便宜先生以母老且疾并與新職名辭之因論時政急務四事資直儒以講聖學薦賢才以輔治道遵祖訓以處內官興禮樂以化天下詳見于狀足徵也其薦賢才謂廣東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朝廷允其辭不用其言先生

終不出而前後薦舉者衆矣每景物熙明輒與諸友生遊釣凌溪之滸徜徉竟日而歸或傳聞朝報有納諫用賢之事即喜不自勝或聞舉措愆違四方災變即憂嘆不能自安也初讀五經則博考傳說不遺一字久而融會自得則惟取經書正文循環諷味雖老病不輟嘗曰萬古聖賢只此一理深契力行聖賢同歸豈有二耶先生方欲由朱子以入孔顏之途不殊聖賢之軌以爲無二而其正大光明之心懇到不欺之志則可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壽七十有四以正德五年十二月初四日終于正寢先生居醫閭山之西因號醫閭山人人亦稱焉

醫閻先生云配席氏同邑千戶家女婉婉貞淑克婉厥
美壽七十有一先先生五日卒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同
葬閻山之麓光明谷中生四子長即士諮次士閻次士
謨武舉替畫百戶次士詔一女適都指揮史文孫男十
一人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安餘幼未名孫女八
人甘泉子曰余昔從白沙先生聞醫閻先生甚習而慕
之恨不及親炙而與之下上其論及余仕京師四五年
而醫閻公已謝世矣每見遼人來者必詢之而其子訪
之又高尚不肯就試京師故不獲相識以遂余仰慕之
願前年唐府李紀善遇春致仕歸遼取道從余京師詢

訪之動止而訪之亦未有一言之交今則已矣獨記憶往
在江門白沙先生道公父子之美又云曾勸公讀佛書
公久不答訪之則有書疑辯先生亦未之答余問焉白
沙先生曰公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又問
則曰吾子不聞程子謹禮者可令讀莊列之說乎其泉
子曰甚哉大道之難明以行也賢知者之過之而愚不
肖者不及也自周公沒數百年而孔子作顏曾子思傳
之絕百餘年而孟子作孟子沒而道無傳焉絕者又千
數年而宋有周程子作張朱繼之自是絕者又數百年
而我朝白沙先生作時則有醫閻先生與羅一峯莊定

山章楓山諸先生然而篤信懇到則醫問公其人也自
周公孔孟周程之間橫議邪說雜出而支離不足以語
道之大全者多矣由是言之明而行之豈不難哉昔者
孟子稱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夫或以一體而不足以槩乎其全體具
體矣而又謂之微焉此其所以難乎而醫問先生得於
師友之講求其所自立卓卓如此置之孔門弟子當不
在游夏之後也予是以表之墓石俾東方之學士有所
依歸以求聞夫大道之要焉

明故鄉先生萬竹君墓表

於乎其萬竹尹先生之墓乎鳳其名舜儀其字居增城
北郭之外性好竹植竹環其居自稱曰萬竹軒人稱之
曰萬竹先生性孝友及喪其考紹先妣姚氏盡禮哀毀
廬于墓亘六年不脫腰經忌日則閉戶齋居人稱之曰
尹孝子縣大夫聞其賢敦請爲鄉飲賓人又稱之曰尹
鄉賓年躋八十有二曰年高有德矣鄉里正以聞諸縣
大夫以例授壽官人又稱之曰尹壽官方其有志古人
之道道古之言行古之行口不取妄言身不取妄動物
不取妄求費不取妄與衣必先王之法服行必先王之
德行戴玉臺中衣深衣行過于市市人肅之庸人笑之

先生處之毅然超然人又稱之曰尹道學游于白沙白沙先生賢之故其詩曰俗氣薰天竹無一個此君到處無俗不破何期五嶺南造此多竹所與甘泉子爲布衣交釣鐵江游江門居西樵必與之俱故西樵之九龍洞有萬竹臺甘泉子詩曰九龍樵三昧竹臺在九曲巖與臺近隣相看愛無俗萬根一根同曷以多爲喜此君正耻獨遶臺是君子或曰古以竹比君子之德故高而有節籜而能變直外而虛中先生口不妄言故言之於卿無口過身無妄動故行於鄉無怨惡入無妄取故取不傷廉出無妄與故與不傷惠君子行此四德者是故無

愧於竹也乎是故能節而知變中虛而外直也乎瀛西伍先生曰萬竹君少爲里正勾罪人縲紲不施而囚自到官命持數百金理公事事理而金不用即以還之不侮於長亦不侮於少與少語如與長者語無疾言厲色是難能也已先生生三子長曰旭次曰昂次曰昊旭昊皆先卒而昂也獨走四千里乞表其墓甘泉子曰余平生道義交也若萬竹先生者雖其得於天者厚然而篤行所至亦不可誣也遂表之爲鄉先生之規

明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丘公墓表

嘻此前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丘公之墓乎甘泉子曰

古有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形孔子
有教無類孟子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豈特聖人然哉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
而況於君子乎古之人吾不可得而見也今之人吾不
可得而盡知也若前守備丘公者其殆出其類而絕長
者乎公諱得字惟學別號靜齋又號紫泉紫泉者本其
所生之地也世爲保定新城人成化十八年 憲朝錄
入內府近侍歷陞內官監左監丞 孝廟送內書館讀
書受業於翰林王公鏊劉公忠爲本監書辦及司禮監
太監傅公容奉命來守備南京以公爲門下奏改公南

京司禮監書辦歷陞太監特賜蟒衣玉帶尋奉勅南京
守備調御馬監太監勅轉守備鳳陽兼受肩背蟒衣三
襲嘉靖改元復南京司禮太監休致當公之在內府也
公則不外言內事人則不知其在鳳陽南京也公則行
乎無事人則不知而但樂其德公旣閒居也閉戶扁鑰
深居簡出讀書好學老而不倦公卿大夫士非知者莫
到其門到則非停車久扣其門門亦不開莫見其面天
性朴直動靜簡默言諾不貳與人不疑苟非其人未嘗
輕與之群一切聲技之事無接於聰明恂恂如儒者其
泉子曰嗟夫天下古今之人其盡可以類求耶若紫泉

公者其撥亂反正之功未知其於鄭衆何如其犯顏敢
諫之事未知其於呂強何如然而其心其行則同之矣
使得若人者十數在人主左右則所以旦夕承弼以養
其德者豈盡出於士夫薦紳之下乎其好學不倦閉門
寡交豈盡出於仕而失守流蕩忘返之士之下乎其朴
直簡默言諾不二豈盡出於躁妄反覆之流之下乎其
服用儉約豈盡出於食前方丈聲技滿前放侈之儒之
下乎是故予嘗觀人於天下不敢復以其類求之矣夫
微顯闡幽蓋自古已然也余特爲表而出之

明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履齋先君墓

表

甘泉子曰於乎斯故鄉善士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
司主事先君天澤灌之墓天澤別號履齋履齋世居廣
州南海之弼山曾祖月松祖桂軒考侶竹皆隱德不仕
兄弟四人天澤生而聰悟孝友早從從叔司訓招鶴先
生政游學增城因拜甘泉子踰年告歸棄舉子學去學
詩歌草書不經意而成曰是不足爲也亦無復留稿去
游覽金陵諸勝假商以行踰梅關道匡廬浮大江以爲
平生奇觀矣仰天浩歌若有所得者顧不善商又樂施
與同商者多取之不較幾空囊以歸曰是不足游也去

游醉鄉一飲能十斗所至輒爲大醉諸好事者樂其如此日設酒飲之飲之輒醉醉則輒喜無不盡懽樂而忘歸或醉止其家其人見其如此輒又喜衆號爲醉鄉君鄉里有爭鬪者輒赴醉鄉君求直醉鄉君方在醉鄉第云酒且共醉耳何以爭爲其人輒媿去平生不事生產以故家大窘有子二人長曰桂魁次桂奇女四人有年長不能與婚嫁者人問曰何不爲兒女婚嫁第笑而不答年五十有四竟卒于醉鄉嘉靖乙酉九月初七日也方病篤時桂奇以儒試于有司居上游矣即棄去歸侍父執桂奇手曰吾即死汝輩能繼吾志吾目瞑矣勉之

勉之卽泣下桂奇伏牀大哭又泣下後一月竟卒嘉靖辛卯桂奇舉于鄉乙未舉進士迎母陳就養于京邸丙申母欲歸以例請得送還始克葬二祖及考之喪于海口大厓岡還京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奏改官圖便養補南京刑部江西司以方候改時遇明堂大禮成上疏陳請得俞允追贈灌如子官封母太安人奕倩從其泉子游且以養病聯舟同歸因申懇墓表焉且約侍學於羅浮朱明之廬太孺人曰兒侍先生於羅浮吾樂也官亦奚爲其泉子曰賢矣哉一門乎夫履齋子超俗玩世賢母陳克樂善養而先氏之子復以磊落之懷志聖

賢之學夫以父母子之賢足以自表見於世矣何以文
爲然而一門之善不可不爲之闡揚表而出之使過墓
者知起敬焉

明誥封奉直大夫六安知州巖溪歐陽先生墓表
甘泉子曰父子之道其支體爲一者乎其體一故無所
不兼愛是故父子愛天性也古之言父道者必曰克成
其子言子道者必曰能顯其親是故成顯一道也曷成
哉成諸道也而世業次之曷顯哉顯諸道也而外榮次
之或曰夫慈孝相成以顯則既聞命矣若今泰和之浩
溪歐陽氏父子者其庶矣乎曰然有徵乎曰有若巖溪

公某之意輕萬金也不皺眉窘約也還蕭道士以餘所
拾之金筭也是示子以廉也少以僮僕走萬里省祖于
興州戍所示子順也直理兄枉震撼不回示子以弟痛
母早世愛及于舅兄弟九人坐歡大樹示子以孝以友
也恤貸焚券不取多積示子以仁也教子德昱愛而能
勞習以運甕遺師陽明必曰淨爾肝腸庶可及門示子
以道也斯不亦克成其子而世業不與焉者乎子德崇
一舉名進士初知六安微行來覲克安親心不辱親也
用是封如其官奉直大夫母蕭宜人榮親也常布從師
究極理道良知所知皆授之使人稱爲王門顏子高

第八室揚名顯親也推入內翰司業尚寶及大鴻臚學業政聲燁燁在人使人稱歐氏爲有子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其與弟太學生昱皆未艾也斯不亦能顯其親而外榮不與焉者乎父道子道相待而成一體無二可以成身可以教家可以範俗矣是故表而出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霍公墓表

甘泉子曰傳有之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之豈有是理哉或曰荒唐之言也然則女媧氏之志其亦苦矣世有是人乎或曰女媧氏蓋神人也曰豈惟

是哉南海有砥柱焉攝提庚子之冬砥柱折狂瀾竭世無女媧氏其誰與補之然則涓涯子其人乎生十有九年而始學其學也一日千里而不怠其自勵也書居處之恭於座隅故他日告君也亦以三字總四勿之秘故其學博而能精其文雄而能昌省薦亞其元春薦元其會權臣勿與殿元也蓋三印卷而二倒置云甘泉子問之文康公憤曰諸老無子弟在焉安得吉士然而涓涯子以畢姻奏去矣還受兵曹間嘗著尊親大禮私議因上疏辨正得上旨人曰是可以爲橫飛直上無所不可者矣故公嘗語進士彭端遇曰吾所不爲豪傑者子其

絕之是故嫉惡如讐知之必言言之必盡以天下事爲已任獨居則背手仰天而視明日又有論建上嘉靖三劄慨官愆也論六科褻衣迎旨正乖教也論輔臣以迎立封伯止冒濫也上受職疏陳保邦致太平也上治河疏上抹積弊疏上鹽法疏上任大臣疏上任翰林內閣疏抑陰據丞相權也上大臣賊慝上舊制上抹憲職上保聖躬疏上采老臣遺議疏上悼靈皇后喪禮疏上節費疏明修纂常職也上章服疏上皇后親蚕疏肅內外也上郊祀疏崇成憲也繫詔獄弗悔因以著周頌集解焉上遠猷疏上擴大公疏上申明禮制疏上照察姦黨

疏上風俗疏上體分疏上定禮制疏上再定禮制疏上欺隱勅旨公文疏上屬官壞法暗通賄賂疏上應詔獻言疏上黜異端疏上清娼籍疏病冑良也上聖功圖冊疏曰文王世子問安曰文王世子視膳曰文王世子齒冑曰桓榮授經曰神堯茅茨土階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曰周王稼穡艱難曰周室后妃蚕織曰宮中隙地疏種曰西苑耕稼曰西苑蚕桑曰商王高宗訪道上禁訛言疏於是聖駕無復南巡焉上民困疏懲官員冒乘驛也爲同食聯居之規耻世分財別籍之偷也嚴請託之戒絕賂貨也蓋欲挽頽俗而還之

古以隻手而易天下滔滔之流其亦女媧氏之志謂之
砥柱非耶是故與張桂共論大禮張曰其豪傑人矣桂
言於朝曰突兀一世矣是故明斯禮也由職方命爲少
詹事侍講學士辭命爲詹事兼學士命爲禮部右侍郎
辭命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五辭命爲吏部右侍郎
轉左大吏是戚遂命爲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去
矣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甘泉子曰涓厓公翫骸於
斯世邈迴於士途可以觀所存矣向使肯隨諸公論禮
得殊寵則立談取相夫豈難哉而公之不自欺其心不
少屈以徇人足以愧夫鄙夫患得患失者宜表以爲世

規公諱韜字涓厓其號生丁未卒庚子享年五十
四考西莊諱華贈如其官母梁氏累贈夫人兄隆號老
洞三弟曰佑四弟曰任尹先五弟曰傑皆從予西樵山
傑居錦岩二年後坐化于觀音山配區氏鄭氏皆贈夫
人子男七人璞瑕玳瓔璫瑞若夫行事之詳則有國史
家譜存焉是故不復表著云

宋貞女吳氏墓表

於乎此鄉俗呼爲老女墳而督學蔡可泉公題曰宋貞
女吳氏之墓者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
教南金道遺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氏子昏期

已及所許子由陸來親迎渡龍江水而舟溺死貞女誓
不適人終其身以家資爲大石橋五眼眼用潮石長二
丈二尺於李溺死處故後人亦呼爲老女橋自寧宗嘉
定四年以及八年乙亥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
記于國明寺後人於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郎織女
之相望然今廢復以田十三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
地一所爲庄貯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進士戶
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而終鄉人謚曰室隱
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官爲石坊復修其墓間以其
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其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

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也何曰未成其爲婦也未成其
爲婦也則何以謂之貞貞也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
婦而固誓不嫁焉天非所天不亦過矣乎其泉子曰吾
近聞羊城南海庠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指揮鏗
鏗死以死誓於父母奔其冢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
烈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
然矣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爲他人婦者
多矣吾尚暇究人之過中哉且心許爲上事從次之父
母許之女心從父母而許之上天知之厚地知之豈待
合卺同牢而後爲夫婦哉辭而表之高碣等墳岌岌乎

可望而不可親使爲婦而失節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
猶然而吾旣同室生育者何如則必愧死於墓下矣使
爲父子悖戾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天屬
遺體者何如則必愧死於墓下矣爲臣不忠者過之曰
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策名受祿於君者何如則必愧
死於墓下矣其兄弟之相戕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
然而吾同胞共乳者何如則必愧死於墓下矣其朋友
交兵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拜摯定交出
示肺腑者何如則必愧死於墓下矣一振舉而萬化從
之今賢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章大有助於風化

起人心於旣死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世云

鄉善士袁公月湖配尹孺人墓表

月湖袁公生於東莞之溫塘尚忠其諱宗夏其字甘泉
湛子之岳丈也公生正統辛亥八月二十八日終正德
丙寅十一月十六日壽七十六配尹氏鷓鴣坑名族生
正統庚戌十二月初六日終正德丁卯三月二十六日
壽七十八越四年己巳十二月十五日合塋于南坑

井頭巽向之原時若水官內翰不及事事爲歉及嘉靖
庚子致南京兵部尚書叅替機務事而歸今已八十有
七一旦感發素念欲躬往修其墓行矣又爲海盜所阻

乃遣家人募工須材即事迄乃爲之表其墓或曰若月湖公者其古之遺直人歟甘泉子曰噫丈人手弄玻璃秋蟾光蕩漾銀河流此非高人李世卿咏月湖之詩乎如其人如其人夫人之生也直周之生也幸而免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山谷曰不藏絲毫心地直夫直人之生理也天之生氣也天地以生氣育萬物而直遂人以生理成百善而直方月湖言不罔於口口不罔於心心不罔於面財不罔於理書藏不罔於父母兄弟妣某早亡考某繼室林林愛每鍾於其二子曰某物某物與尚質月湖曰唯唯曰某物某物與尚文亦曰唯唯

二弟既富而已獨貧莫之自恤故宗族曰孝鄉黨曰弟咸曰善士非所謂直生百行之善乎若月湖翁者其真古之遺直矣予既修墓刻文于墓側以表之俾東西過者起敬焉又議買田數畝供墓祀子三人應皋應夔應愷應皋布政司掾女二人長適大塘黎次即水配月湖鑒之于微時曰骨清也妻之贈二品夫人孫四人鼎彝嘉寶曾孫九人士俊士翹士傑士綱士偉士任士化士倫玄孫六人存基存思存懋存恩存惠存業

明龍塘高先生墓表

維嘉靖乙卯正月六日南雄太守九山子高子寓書於

甘泉子曰冕也及門二十餘載學未有至先考諱奎也
吳興孝豐善人未有顯揚冕之責也請先生表之墓以
播于後甘泉子曰龍塘公行事世系存于狀善最存于
誌九十之朽何以加焉然以九山二紀之雅於京師無
已則勉爲之表乎夫表也者表也表其表表者也若夫
瑣瑣則吾又何表焉吾眊矣請左右宣狀誌而吾採焉
宣曰狀誌有之先生未專讀書然天性明豁能識大義
生無顯過動中乎道則亦可以表乎曰可也宜表之以
昭天性篤厚之貞曰先生胸中闊達自喜賑施克允然
諾任人之急嘗客吳門操百金貨貫于焉歲饑不收周

氏鬻妻以償先生廉知以金擲還固辭不可則可以表
乎曰可也恤急之惠也宜表之以規夫時之爲富不仁
者曰既還之矣告花錢千五辭不足贖先生則又傾囊
補之以完其夫婦之聚則可以表乎曰可也傷本矣而
又捐本以益之濟周之至也宜表之以勵夫世之吝財
忘義者曰空囊而歸不以告其妻孥鄉里莫知稱焉則
可以表乎曰可也不耀其美厚之至也宜表之以勵夫
世之好名矜伐者曰先生聞有當世名公巨儒論道談
德者亟遣服周從學猶恐不及則可以表乎曰可也宜
表之以昭善教之報曰服周被竊知爲里人之兒先生

止之勿逐恐連其老母幼子皆死也是則可以表乎曰
可也符同程子之祖是有後人宜表之以昭德盛曰有
奴亡入僧寺已削之髮事露僧懼欲歸償金先生曰既
削髮即非吾奴矣謝之則可以表乎曰可也能公其心
付物無累宜表之以昭有容曰先生嘗遇鷓攫二鳥墜
于懷中人謂殺之壓勝不祥先生謝之二鳥避害投生
於我我猶鷓乎釋之飛去迴翔戀戀若將謝之然而卒
以無災則何如可以表乎曰可也愛及微物愛之至也
宜表之以昭德盛之感變禍爲福曰服周既舉進士矣
誠之以筮仕之道竭能効忠直道正志故服周外補也

有聲郎部屬也有聲守名郡也有聲則可以表乎曰可
也教成澤遠卒食其報宜表之以昭光前裕後之懿君
子曰天性德之本也周恤德之惠也捐補德之益也不
伐德之盛也教子德之嚴也勿逐德之忍也捨奴德之
順也放鳥德之愛也筮仕德之施也甘泉子銘曰於乎
先生表表九倫龍塘之賢勒石墓門以詔行人過者歛
襟

明故逸士松軒汪公墓表

公諱淮字源遠松軒其號也軒前對樹二松撫以盤桓
不事外務以適其性祖居歛之長慶迨公五世祖遷之

竦川公丰姿凝俊容儀修楚天性坦夷配項氏繼室胡氏生子男二人長曰昊次曰昂長公明經未仕以子貴封某官生子三人長即馳封父官者曰尚寧見任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次憲大學生次宣次公子一人子完周潭爲狀以書告甘泉翁曰祖松軒公享年八十卒葬莊塘之原迄今二十一年墓未有表乞尊師垂光焉甘泉翁於時九十一矣在南岳之舟以舊愛破戒爲之按狀有曰祖平易無忤於物直諒不阿甘泉翁曰和而能中矣宜表之狀有曰祖淹貫經史以授族黨甘泉翁曰博而能愛矣宜表之狀有曰傳家清白一脉斯文闡明

祖學垂裕後昆以礪名節以報國恩甘泉翁曰倡先正學矣宜表之狀有曰祖也一念仁厚恐物有傷篤行孝友守禮安康甘泉翁曰化家及鄉矣宜表之乃撫狀而興喟然嘆曰懿哉夫斯四德者雖古之人何加焉夫土之厚者則其生物也必蕃夫物則亦有然者而况於人乎而况於君子有德者乎松軒公深仁厚德蓄而不發以委祉于後裔宜其有孫如周潭大中丞者未艾也宜表之墓門俾後今之東西過者望之莫不起敬讀公之和而能中必曰此撫贛之文也無資剛柔相濟周潭公之祖之墓乎拱而過焉讀公之博學教愛者必曰此撫

贛之教孝弟忠信以捷堅甲利兵者督府之祖墓乎過
而趨焉讀公之倡起正學者曰此究心理道受授心
性周潭公之祖之墓乎歛衽而過焉讀公之德及家鄉
仁禮自康者必曰德行光祖自大門閭周潭公之祖之
墓乎咨嗟而過焉於是有爲之歌者歌曰瞻彼松楸兮
嗟樵牧人母踐我丘兮母傷其根母薪我枝兮念松下
人我銘表之兮榮于千春

湛甘泉文集卷之三十終